

下



古本宣和遺事卷之下

秦道亨時戒復隍

宣和往事可嗟傷

正邪界上有強弱

罔克念中分聖狂

天已傲君君不悟

外無敵國國將亡

道君驕佚奢淫極

詎料金人來運糧

宣和

二年三月金人來運糧二十萬斛宣撫司譚稹

對使者道宣撫司都無片文隻字許糧之約難以奉

承其使云去年四月間趙良嗣曾許來譚稹道良嗣

口許怎可信憑終不之與後來金人舉兵亦借此以

宣和片文與蘇軾書考之

吳雅



總戶可笑

隱蔽不聞使
昏朝何所做
懼

為辭耳。○閏三月，京師地震，宮中殿門皆搖動，有聲。又陝西蘭州諸山草木皆沒入地中，其黍苗在山下者，反生于山上。朝廷遣黃潛善按視，潛善歸，謂訛傳，不以實聞于上。○秋七月，遣校書郎衛膚敏為賀生辰使，膚敏奏言：金國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北虜遣使，吾反先之于威重，已損萬一，彼不至，豈不為朝廷羞。臣至燕山伺候，設若不來，則以使命置諸境上而返。徽宗以其言為然，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十二月，兩京河浙路大水，是時災異疊見。

總是陰陽易
位之兆

天意

國家將亡

必有此殃

元宵金錢何
不用之此地
地不初沙發
聖手

都城有賣青果男子，有孕而誕子，坐蓐不能收，換易七人，始分娩而逃去。又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髯，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狀。京尹以其事聞于朝，詔度朱氏妻為女道士。是歲河北山東連歲凶荒，民間米糧不給，爭削榆皮採野菜以充饑，至自相食。于是饑民竝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聚眾十萬，圍濬州。濬州去京師纔百二十里，而近而朝廷恬不之知。又有高托山聚眾三十萬，起于河北。徽宗遣內侍梁方平帥兵討之。

宣和遺事

卷一

宋徽宗

亡國之臣

如石牛之師巫

盜賊蜂起

可見速改猶可及止林靈素所謂興廢分已定蓋不由人一言喪邦謂是夫

宣和七年正月金人滅遼○六月封童貫為廣陽郡

王、金、人、以、遼、主、天、祚、被、擒、李、用、和、來、告、慶、徽、宗、詔、童

貫復行宣撫雲中等路○八月有都城東門外賣菜

夫突入宣德門下忽若迷罔將菜擔拋棄向門戟手

而言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八郎驕奢喪

國尚宜速改也不爾悔無及矣邏卒捕其人赴開封

府獄一夕其人方甦再三詢問竟不知向所言者密

于獄中殺之○是時萬歲山羣狐于宮殿間陳設器

皿對飲遣兵士逐之徬徨不去○九月有狐自艮嶽

山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殿帥遣殿司張山逐之徘徊

不去徽宗心知其為不祥之徵而蔡攸曲為邪說

稱艮嶽有狐王求血食乃為遂下詔毀狐王廟○十

二月金國遣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寇邊幹離不軍自

燕山直犯河北粘罕軍自河東直趨太原幹離不入

寇遇吏部員外郎傅察為接伴賀正使遂至境上為

幹離不所執責令投拜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稱臣

獨傅察不屈虜以兵脅之謂察曰南朝天子失德我

與兵來此弔伐傅察回言爾欲敗盟借此以為兵端

朝狐媚道一狐頭耳異狐升御

一更臣雜

卷之六

好漢

自古至今用兵者以曲直為勝負南北兩朝勢均力敵安知爾非送死哉我項可斷膝不可屈虜酋大怒執傅察而殺之察乃傅堯俞的從孫也童貫至太原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奉使粘罕軍前粘罕嚴兵待之令馬擴用庭參禮數參拜粘罕踞坐以受其拜謂馬擴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通好各立誓書期以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毅之降將燕京逃去官民盡行拘收本朝累牒追還皆以空文相給我今大兵來辨曲直汝可速歸着回話來擴自雲

好箇童大王
好箇童大王

偏會說

中回太原具以粘罕之言告童貫貫欲逃歸急請太原帥張孝純商議孝純諫曰金人渝盟大王宜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一去人心動搖河東河北之地不旋踵而失矣貫怒目嗔罵曰咱受命宣撫非守土臣也大帥若欲辭其責則朝廷置帥欲何為哉孝純撫掌笑曰平時童大王作多少威福一旦金虜渝盟便乃畏怯如此身為國家重臣不能以身排患難但要抱頭鼠竄將有何面目見天下士乎童貫即日逃歸京師幹離不陷燕山府郭藥師等叛降之粘

有の字、
通

晚矣

欲除弊政先
斥羣小羣小
斥而後四方
賢才可致

罕陷朔州武縣代州忻縣圍太原府幹離不犯中山
府朝廷罷花石綱及非時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
內外製造局○金國傳檄書至童貫得虜牒開拆始
知為檄書其言大不遜是時徽宗正行郊祭大臣匿
邊報不以奏聞道是恐妨恭謝及恭謝禮畢方以檄
書進呈徽宗徽宗御宣和殿覽檄大驚遂乃下詔罪
已求言手詔云

朕獲承休德托于臣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
于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
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
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
民之財成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
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
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疊見而朕不悟眾庶怨
曠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一應天下方鎮
郡縣守令各帥師眾寡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
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為國
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陞用其

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竝許直言極諫、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庚申、徽宗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卽皇帝位、立妃朱氏爲皇后、遣李鄴使虜告內禪、且講和好、○幹離不帥兵犯慶源府、其太史奏南朝帝星復明、虜驚欲遁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幹離不信其言、遂進師攻信德府、執其守臣楊信功、虜酋登門、撫諭居民、○太學生陳東率太學諸生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略曰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于堯舜、堯舜之盛、莫大于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欲

論雖未確然
極切此時

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李彥。曰梁師成。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天資兇悖。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竊弄朝廷爵賞。殘暴生民。交結閹宦。包藏禍心。比之王莽。緣京用事。姦人竝進。王黼相繼爲相。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童貫實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貪功冒賞。不諳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

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者。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李彥根括民田。威震三路。奪民資產。重斂租課。剋剝太甚。盜賊四起。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侵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殺戮吏民。天下騷然。彌年不已。皆朱勔父子所致。按朱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結交閹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已。騷動數路。蔑視官司。僅

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之民撤民屋廬掘民墳塚
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人迹所不到
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追脅州縣期在必
取往往顛路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
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天下扼腕于此六賊者久矣
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競起夷狄交
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已之詔播告四
方京等六賊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
上皇若不誅此六賊將何以雪道君皇帝之謗以

讀此疏陳東
儘可用得

解天下之疑哉况今日之事蔡京攘亂于前梁師
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
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
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
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
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未爲之志繼成于陛
下豈不偉哉

書上不報那時李邦彥未解相印才出宮門數萬人
攔路伏闕陳言皆指斥六賊專以淫佚蠱惑徽宗故

書上不報便
知靖康無救
宣和

宣和數年之間，朝廷蕩無綱紀。劉屏山有詩云：

梁園歌舞足風流

美酒如刀解斷愁

憶得少年多樂事

夜深燈火上樊樓

樊樓乃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時與李師師

宴飲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樓。及金兵之來，京師競唱

小詞，其尾聲云：蓬蓬蓬蓬。又：乍乍乍蓬。又是這蓬。又：乍

此妖聲也。劉屏山汴京事紀有詩云：

倉皇禁陌夜飛戈

南去人稀北去多

自古胡沙埋皓齒

不堪重唱蓬蓬歌

猶勝二帝結

是時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諛佞之失，將李明妃廢

為庶人，在後流落湖湘間，為商人所得。因自賦詩云：

輦轂繁華事可傷

師師垂老過湖湘

縷衫檀板無顏色

一曲當年動帝王

是年欽宗即皇帝位，改元靖康。大赦天下。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立春，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

于迎春殿。至期，太常寺備樂迎土牛，鞭而碎之。初五

日夜，守殿卒聞殿中哭聲甚哀，又聞擊扑之聲，移更

方止。平明觀之，見勾芒神面有淚痕，滴瀝襟袖猶濕。

此萬古通弊
當事者可不
鑒諸

童貫梁方平
皆遇敵先潰
宦者果可將
乎

無人之境

其牛首墮在地上，尚有刀斧痕可驗。吏白有司，密地脩補以行事。識者皆知其非吉兆也。是月下求言詔，有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詔賜章服。蓋自金人犯邊，求言之詔凡幾下，往往事緩則阻抑，言者當時民謠言，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初九日，邊報金兵已在河北，時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陷沒數千人。虜因此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兵乃取小船以渡。

凡五日，馬軍方渡盡，步卒猶未渡也。時以郭藥師為向導，藥師前驅至濬州，欽宗下詔親征。王黼為見胡騎欲犯京師，載其老小東下。欽宗詔竄王黼永州籍，其家得金寶以萬計，其侍妾甚多，有封號者為令人者八，為安人者十。王黼平時公然賣官，取贓無數。京師謠言云：三百貫且通判，五百索直祕閣。蓋言其賣官爵之價也。王黼至雍丘縣南固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為王黼罪，乞誅之。下開封尹，蠡山聞其事，山遣使武吏殺之，取其首級以獻。朱勔削官放歸田里。

死不贖罪然亦見作奸之無利矣

未幾，羈管循州，籍其家財，尋亦賜死。李彥亦賜死，籍其家。○上皇遂出南薰門，如南京。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乃除宋煥爲江淮京浙發運使，而蔡京、宋煥之家小盡南下矣。○二月初二日，幹離不軍抵城下，徑趨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豈如山。蓋郭藥師曾在其地打毬，來導虜兵先據之也。金人已渡河，乃歎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輩怎生得渡哉！先是遣李鄴使虜軍求和，鄴歸，盛誇虜強我弱，謂虜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

亦是實話

國如累卵，時號李鄴做六如給事。○金兵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督將士拒之。金兵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綱登城力戰，自卯至酉，殺賊數萬。馬忠又以京西兵敗金人于順天門外，軍聲大振。遣鄭望之使金軍，使高世則副之。又改差李稅奉使，望之等見幹離不云：上皇朝皆已往事，今少帝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歡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議事。幹離不遣王洵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主上新立之故，所以存趙氏宗社。今議和須索犒師金五

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匹段百萬匹尊金主
爲伯父將燕京之人在漢中者歸還割中山太原河
間三鎮之地仍以宰相親王爲質和議可成也乃以
書遣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洸與李悅來詔皇弟康王
爲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李綱固爭不能奪而
康王竟行康王留虜營數月嘗與金國太子同習射
康王連發三矢皆中筈連珠不斷金太子謂此必將
臣之良家子假爲親王來質語幹離不曰康王恐非
真的若是親王生長深宮豈能習熟武藝精于騎射

天也

如此可遣之別換真太子來質幹離不心亦憚之復
請遣肅王樞代爲質康王遂得南歸○京畿北路制
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帥涇原秦鳳路兵勤
王熙河經略姚古秦鳳經略种師中折彥質折可求
等勤王兵至約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欽宗聽得勤
王兵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諸軍是時朝廷
已與金人講和欽宗問諸帥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
師道奏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
其歸哉欽宗宣諭曰業已講和矣師道對曰臣以軍

欽宗無他失
德只業已講

和矣一句遂
結終身之局

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卽拜同知樞密院事。
○時金人講和、索金銀甚急、王孝迪揭榜立賞格、括
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得金二十餘萬兩、銀
四百餘萬兩、民間藏蓄爲之一空、梁師成尚留京都、
或言師成有保護東宮之功、太學生陳東言蔡京童
貫朱勳父子挾道君南巡、恐生變離、梁師成未正典
刑、請寘之法、欽宗下詔暴白其罪、黜爲散官、命開封
吏押至八角鎮殺之。○姚平仲者、世爲西陲大將、幼
孤、從父姚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殺戮

自古英雄寧
橫首草澤不
肯爲朝廷用
者正爲此耳
若天子肯召
見親策能否
人心必有翕
然思效者

甚衆、宣撫童貫召與語、平仲不少屈、貫不悅、抑其功
賞、睦州方臘作耗、道君曾遣童貫討賊、貫雖不喜平
仲、但心服其勇、復取平仲偕行、及賊平、平仲之功冠
軍、不願推賞、乃謂貫曰、平仲不求官賞、但願一見主
上耳、貫愈忌之、他將如王淵、劉光世者、皆得召見、獨
平仲不得召、貫忌其功故也、欽宗是時在東宮、知其
名、及卽位、金人圍京城、平仲以勤王之兵來、乃得召
見、賜宴福寧殿、厚賜金帛、許功成之日、有不次之賞、
平仲請出死力、夜劫虜營、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歸、

可惜尤
泣

及出連破兩寨奈機事已泄虜已夜徙去平仲之志未遂姚古選精銳五萬人自滑州進屯虜營之後克日併力攻擊有必勝之道奈李邦彥力主和議恐其成功遂廢親征行營使罷李綱以謝金虜欲堅講和之議也姚平仲憤恨朝廷無用兵意遂乘一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方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入蜀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不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屢下詔求之

弗得也至于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年百餘紫髯鬱然長數尺其行速若奔馬陸放翁為題青城山上清宮壁詩云

造物困豪傑

意將使有為

功名未足言

或作出世資

姚公勇冠軍

百戰起西陲

天方覆中原

殆非一木支

脫身五十年

世人識公誰

但驚山澤間

有此熊豹姿

我亦志方外

白頭未逢師

年來幸廢放

倘遂與世辭

從公遊五嶽

稽首餐靈芝

金骨換綠髓

欵然松杪飛

丙午日、金虜退師、自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許割
三鎮詔書、及肅王爲質、不待金幣數足、遣使告辭而
去、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請用寇準、澶淵講和
故事、用兵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
領十餘萬兵、數道竝進、俟有便利可擊、則併力擊之、

帳殺

禍本

時李邦彥恐諸將有邀擊之功、密奏欽宗曰、吾國所
與金國講和、豈宜聽諸將邀擊之計、以阻和議、立大
旗于河東河北兩岍上、寫云、準勅有擅用兵者、依軍
法、諸將之氣索然矣。○蔡京責授祕書監分司南京、
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鷗言、賊臣蔡京、姦邪
之術、大類王莽、收天下姦邪之士、以爲腹心、遂使盜
賊蜂起、夷狄動華、宗廟神靈、爲之震駭、遂竄蔡京、僭
州編置、及其子孫三十三人、竝編管遠惡州軍、在後
蔡京量移至潭州、那時使臣吳信押送、信爲人小心、

事京尤謹，京感舊泣下，嘗獨飲，命信對坐，作西江月自述云。

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蔡京居月餘，怨恨而死，年八十，蔡攸責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後移萬安軍，朝廷遣使就萬安軍斬之，傳首四方。蔡脩亦以復辟之謗伏誅。童貫初貶池州居住，量移彬州，朝廷下詔數童貫誤國家之罪，有十追。

承恩愈厚負國愈深

李邦彥在位則諸奸以未死也

至南雄州斬之，傳首京師。

權姦誤國禍機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盡誅何足道

奈何二聖遠蒙塵

三月，李綱追上皇于南京，入居龍德宮。○趙良嗣使虜，開邊隙，竄柳州，尋亦就誅。○种師中擊虜于榆次，死于難。姚古師潰于盤陀，退保龍德府，再召李綱為兩河宣撫。○六月，太白熒惑歲星鎮星聚于張，彗出紫微垣。○七月，彗出東北，長數丈，北掃帝座，南掃文昌，大臣李邦彥等奏曰：此乃夷狄將衰之兆，不足為

彗掃帝座文昌而乃以夷

狄應之胡說
之甚

中國憂提舉醴泉觀譚世勛面奏垂象可畏當脩德
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下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與金賊遇于河北而潰至大名
府宣撫使李彌大斬師正以徇而師正部下衆不自
安會童貫已誅其大校李福承師正之軍以叛遂掠
菑青間脅從至四萬人所過無噍類李彌大遣裨將
韓世忠統所部五百人襲擊之擒李福斬于軍餘皆
棄甲遁其衆猶有萬餘人世忠單騎入其軍謂曰我
輩皆西人平時惟殺苗賊那曾作賊耶官家使我招

汝若能降悉赦汝罪衆皆羅拜而降○八月劉岑李
若水使虜○十月竄李綱時幹離不陷真定府○十
一月康王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幹離不犯京師
朝廷自唐恪耿南仲等散西南兩道兵至是時四方
勤王之師無一來者城都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效
勇京東西弓手十餘人時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無
人收之兵部則謂屬朝廷係樞密院當收樞密則謂
自有所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謂庫部當
收彼此互相推托皆棄之不收反遺之以與金人用

此何說

○是時欽宗以手札促張叔夜提兵三萬人入衛屯于玉津園叔夜同孫傅范瓊夜襲虜營不克○閏十一月粘罕犯京師屯青城復遣蕭慶來議和堅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監丞李處權為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却而不受大雨雪彗出竟天○丙辰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何以解圍凡四十日午時去矣失守先是有卒名郭京者自言能用遁甲法郭京遁甲法可以生擒粘罕幹離不等何臬孫傅與內侍等皆傾心尊信之何以信之又有劉孝竭各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此五乃鬼術何稱神哉或稱天關可梯城

大將各效郭京所為是日大開宣化門出與虜接戰金兵分四翼竝進郭京脫身逃遁眾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漈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為軍士所殺何彥慶力戰死于城上張叔夜請駐蹕襄陽以圖幸雍叔夜連四日大戰力斬金軍大將二人身被數創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上聞城陷乃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蓋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勸欽宗乘其半渡擊之牽于和議不從師道厲聲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如

其言故欽宗悔不從其請也後南儒咏史有一詩云

陳迹分明斷簡中

纔看卷首可占終

兵來尚恐妨恭謝

事去方知悔夾攻

丞相自言芝產第

太師頻奏鶴翔空

如何直到宣和季

始憶元城與了翁

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

城求二帝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

遣入城搬挈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

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

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

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錢貧民饑餓

布滿街路死者枕藉金人又肆兵劫掠富家粘罕命

一將領甲士百餘人在天津橋駐劄民不敢過壯者

則剝脫而殺之可恨亦可痛婦女美麗者留之城

中閉戶不敢出

入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主有命于京師中選

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于逐方

巷廿四廂集民女子揀選出城父母號泣聲動天地

其女子往往爲金人恣行淫濫

觀至此誰不
髮指蔡京諸
人罪通于天
矣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爲禮。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廿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于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臬，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鑲鈿等星珠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刑及無辜。廿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兩朝皇帝軍前面議，可否申奏。廿

九日，金人復遣使請車駕出城，且齎到北國書曰：今

已破汴梁，二帝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立一人以爲

宋國王，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爲天水郡王，

少帝爲天水郡公，于東宮外築臺室，居止。文字到日，

仰元帥府請二帝到軍前，共議申奏。金使又言：國相

元帥數數遠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

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且退，容商

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爲臣所誤，以

至于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况北國皇帝

與誰商議

說透了

寬、慈、正、直、不、比、你、兩、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麗、將、甲、兵、騎、七、百、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帝、登、門、郎、遊、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會、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遣、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

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盡、乃、于、宮、中、需、索、得、金、銀、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此、年、元、日金、兵、營、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可、輕、出、若、出、乃、作、出、哉事、在、不、測、號、泣、不、放、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返、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礫

自此至五國
城模寫金虜
驕暴二帝甲
苦情節字字
如画上卷遠
不逮也

此語甚善還
問他平時利
生靈以息兵
革者何事

擊之、瓊以劔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
至軍門、軍吏止帝于小室、曰、元帥睡尚未起、可俟于
此、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帝徒行至階
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國會長、不知中國禮義
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右坐、帝面西、粘罕南向、移時
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環侍、帝祇應、只有王副周
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以所降北國詔書、使左右白帝、
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
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歸幕、等候北朝

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
復舉、移三時間、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
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
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
人作樂、帝吁噓不能食、夜闌寒甚、帷幕風急、坐不能
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涕泣而已、俄五更、有人至
帝前、曰、請國主同元帥發表、引帝至帳下、旋次升階、
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視之、
其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

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爲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請帝署名，帝從之。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西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竝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盃。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

光景宛然

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儿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早來紫衣，乃北國皇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爲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上。今暫來此，要往來東京，取選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刻，天明，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盃，連四五

盞帝亦舉一二盃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安心也揖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歸粘罕止之且言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可說與你南國宰相于趙姓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名密地申發以準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別立賢君言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

汝于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主宮宜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宋人今日瞧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

久遣左右送帝歸幕。至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于外。車駕入城，金人標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廿七日，帝往櫛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涕泣。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爲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卽康王母也。言曰：二宮令許以康王繼位，而

韋妃識見乃
適于二帝

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于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于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三月初四日，粘罕使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帝及太上皇，竝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請帝先至。初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王，遣人持詔書示帝，遣遠

不復可辨，使人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路缺，
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至暮，番奴
持肉食一盤，酒一瓶于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
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
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橈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牕外
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
帝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
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其哀。後有
毛麾因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一首。

萬里鑾輿去不還

故宮風物尚依然

四圍錦繡山河地

一片雲霞洞府天

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烟

古來國破皆如此

誰念經營二百年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
不絕。上皇與帝異居，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皇后
朱后相從。十六日，上皇方得與少帝相見，共居一室。
時風寒，夜宿竹簟，侍衛人取茅及黍穰作箔，與二帝
同坐向火。至明，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以

李侍郎爭之
何益何不聞
平日一言

常人之服、逼二后易服、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
此、因抗言力爭、罵虜不屈、虜殺之、粘罕謂羣胡曰、大
遼之亡、死節之臣甚衆、南朝惟見李侍郎一人而已、
及葬、得一詩于衣襟

胡馬南來久不歸

山河殘破一身微

功名誤我等雲過

歲月驚人還雪飛

每事恐貽千古笑

此身甘與衆人違

艱難重有君親念

血淚斑斑滿客衣

自此以後、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粘罕

使張邦昌受偽命即位、僭號楚、丁巳、太上皇北狩、越
四日庚申、粘罕遣騎吏持書上帝云、上皇已先行矣、
又曰、元帥今遣汝等起燕京朝皇帝、來日起行、十八
日早、騎吏牽馬三疋、令帝及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
騎、吏遂掖而乘之、路傍見者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
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父老因上羹飯二小盃、太上
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
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帝曰、父老何由知之、父老
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况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

匹婦猶有斷
臂不辱者到
此國后反不
如民間一女
子矣

北朝信賞必
罰此亦一微

之帝曰吾母心腹疾汝有湯藥否父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遲滯遂促行掌騎吏千戶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二十九日行次將欲渡河有舟自北來上立阜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也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晒之紫衣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微賤吾兄待汝以至于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于河四月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后

懷愍之禍未
及官闈靖康
之慘倍于西
晉蓋宋之君
驕臣諂皆晉
所未有也
澤利意即前
所云紫衣人
也

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洗面盥滌相視哽咽不勝傍有人獻牛酒于澤利者澤利拔刀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盃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喫也復視朱后曰這一塊好肉你自喫之方喫酒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番官衣褐紵絲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辦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時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后不得已不勝泣涕乃持盃遂作歌曰

可憐可恨

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至尊觴。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物兮，速死為強。

歌畢，上澤利酒，澤利笑曰：詞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

可憐可恨

昔居天上兮，珠宮金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兮，此愁可絕。

可憐哉朱后

遂舉盃勸知縣酒，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為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復舉盃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

知縣能人

我死且不恨，欲自投庭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的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五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從北關過去。或日，至一鄉村數千家，見澤利至，有褐衣人前拜澤利，奉上酒食。二帝及二后亦有酒食，頗豐腆。又一日，至一縣下，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知縣，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官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小女子前拜。已戎服，見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珍也。呼太

后爲婆婆，朱后爲姆姆，曰：前日爲軍馬擁遏至此，其
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遂將奴奴嫁
與他，今成親六日矣。說未畢，爲知縣引回，行十數日，
又至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列兵刀二十
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共入
其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下，金紫人朝服侍衛甚
多，中坐三人于西向，二人于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
有人傳呼指揮曰：將他二人去見海濱侯畢，來日入
城，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人胡服，無巾

道君何面目
見遺注

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王耶律
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
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
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爲奸臣所
誤，俱至于此，爲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
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
未了，延禧曰：我祖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
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真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
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羅盛之，每月可得珠

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許，沸湯泡之，取其汁灑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香氣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能降天神，香氣聞數百里。當時契丹爲大金所滅，不知二物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家。帝曰：此爲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里。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主者令引二帝出其門，二后尚立牆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橋，

叱令上馬而去。又復行六七日，始達燕京，乃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見，傳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孛董相公也。帝亦再拜，孛董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略曰：赦趙某父子之

罪免爲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傳勅封帝爲天水郡侯，太上爲天水郡公，各于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唱命，二帝及后謝恩，左右引去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一官府，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褐衣番人坐于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于元帥，遂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

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竝無椅橈，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皇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止之，二十一日，至三十日，竝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食止粗飯四盂，米飲四盂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尚加詬責，是日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盍如之何？」左右言于官，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黍薦卷之，共拽之。

好箇賢后無
辜可憐

非阿計替二
帝不知何狀
矣

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于前傳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乃徒步前行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六月初一日時甚暑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昏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為首者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無藥至有水

不如死其
后朱后之
事

處必令二人供進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于木陰之下時帝年二十二歲太上年五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無阿計替衛護六月盛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日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門守衛皆摻槍以至鄭后臍腹間亦不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防內事故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帝拜訖知軍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

欒令帝后飲啜阿計替凡出入則安慰方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時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蟣蝨以至循行苦楚不可勝言賴阿計替令左右爲其洗濯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竝給賜夏衣視之乃紗帛二疋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爲監者收其半復以舊褐紗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庶免汝裁造也忽一夜聞外喊聲衆大驚火光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二人一是契丹

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叛去謀尚未發偶以酒醉鞭撻一奴奴告大金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定火燒屋宇近百餘間被殺傷者七百餘人十八日早大金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首人在你不得胡說騷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出血齒碎令

帝享國日短
然專任李邦
彥只此一節
足以受鞭矣

人搜去，復入室中，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進之。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罪，且令居止安肅軍，却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未欲賜死，更令往靈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命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五十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而方甦。戒左右便行，至晚出門，帝身有傷，苦痛，起止不能。

不知的日故
口武

能。太上因暑熱成病，狼狽萬狀。如是數日，始達靈州。如前拜同知于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爲取去，蓋防其自縊也。日惟一食。○十月，或日蚤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乃同知下千戶三人作亂，因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携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勉之勉之，必有歸去之

此三千戶何
不劫二帝而

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經三日別軍始至城中方定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為反者千戶所殺矣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奈何未幾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之阿計替曰我于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復監視二帝或日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貴人對坐堂上呼曰識我否帝曰不識紫衣曰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韋妃也太上俛首韋妃亦

情景到此可堪須臾耶

俛首不敢相視良久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及太后曰我看此箇夫人面上蓋韋妃已為彼妻矣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再入前室然稍緩其監飲食略備以此經一冬衣服似稍可以禦寒

金天輔

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京側疎放囚禁雖死

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翫間忽有一妮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合子且曰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即帝位恐有歸路未為

甚矣高宗之
忘仇也殺其
父而不怨妻
其母而不恥
人心亡矣其
能久乎

晚也其人將合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麪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引帝入室中問適間九哥是誰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又問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共分而食之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日廿九日北國皇帝生日天下作宴宴罷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復引向來送餅妮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

燕京去也後來與不來未可知也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甚速其他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太上太后聞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畱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啜雞兀領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嚙好公事似你這般人畱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蓋天大王共你嚙勘這一場公事又戒監者二十餘人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

嚇殺人

前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爨雞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穀別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作此同知也初二日有番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年若干詞狀番吏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靈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辨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

高宗乃不如
此新同知能
仇所仇

替入謂帝曰新同知言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爲劉三相公捉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溼淖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于此矣又遣阿計替往燕京下文字須二十日方還二官人且忍耐安心言畢而去○三月初一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沔州聽候指揮二帝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拘行至晚出靈州自此以後日行五七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

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帝后衣袂單薄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塗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甦又行三四日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紫衣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臥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人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啣乾糧次于皮篋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且言曰臣本漢兒人也臣父昔事陛下爲延安鈐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戰父子爲西夏所獲由是皆在西夏宣和中

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爲金人執縛降之臣今爲靈州總管願陛下勿泄又言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皆言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岳飛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爲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首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

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化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

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太上謂帝曰汝能賡乎帝乃繼韻曰

宸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坼
地忍聽搗琵琶○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遠胡沙家
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

可憐

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
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尚烟霧動經五七里無人跡
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忽見城邑雖在路之
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

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河
州衛者擁二帝入城其地人烟稀少監者云是昔日
契丹道宗囚高麗王侃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
數十間皆頽弊廊廡傾廢籬落疎虞不類人居其護
衛三百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
乃遣兵騎回歸止畱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
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
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靈州
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

已經兩三箇月，不知其人還靈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靈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虜主時要申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曰：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靈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靈州，又從靈州到此處，往復百十餘日，不勝艱苦。或曰：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空中雁

阿計替是
宋家忠臣

聲嘹唳，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為阿計替揮去。壁間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肖，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阿計替。一箭中雁，宛轉而下。二帝拱手謝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微笑，取茅草焚火，破雁炙而分食之。

天輔十四年，金主自皇后上僊之後，喜怒不常。時帶刀劍，宮闈中有忤旨者，必手刃殺之。是時止有趙妃

女中高漸難也

妃俠而不智
以此受禍悲
夫

當寵累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又因暑月常以
冰雪調腦子以進以此金主亦疾一日因左右奏趙
某父子見于西沔州聽候指揮近者四太子又爲韓
世忠敗于金山死于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
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
趙妃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
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
骨肉何可不忍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
主發怒曰畱汝宮中外有父兄之讎內有妬忌之意

朝人無情

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
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
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
殺之或日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
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
我這幾箇到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
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沔州至晚約行六七十
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
地令將我敲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外去也阿計替

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阿計替在、大王且莫憂、似此、又從行五七日、鄭后病重不能行、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后崩于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三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沔州相類、城中民居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

廡之下小扉、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牆、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目失明、不能覩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時年五十七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國之腥羶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爲奴婢、雖韋妃爲蓋天大王所得、雲州別後、不知今復何如、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

到此方知

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帝于牖中望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早遷內地。是日夢神自空降，揖帝于庭，謂帝曰：我實北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有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語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曰：有中貴人坐庭上，與番相對坐，引帝至庭下，語曰：北國皇帝欲立趙氏爲后，稱是荆王女，吳王孫女，未知宗派實跡，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記的。

實自京師破日，宗正文字皆爲北朝所取，想尚在，何不檢閱。中貴又言：常見后說在京師時，呼太上爲伯公，今上爲伯父，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今月十一日，想已冊立了，後又逢蓋天大王夫人韋氏爲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言。帝曰：鄭太后已死矣，言訖上馬而去。又日有中貴坐庭下，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旨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于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擔荷二竹簾囊二喪，皆零落骨殖，復合取二木函殮。

二后結果雖慘極猶勝二帝亦由非罪之故

趙氏徧爲胡人婦矣自古帝胄得禍之慘無如宋者

之葬于淺山之下、又以皇后恩澤、特放二帝囚禁、城中自便往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于市中民家、且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以供需少飲食而已、一日五國城新同知到、名曰瓜歐、自燕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至庭下、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爲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日、牌使至

五國城、宣北國皇帝勅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爲庶人、賜死、今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竝令賜死、瓜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去、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後復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且不知廢后之由、或日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南朝肅王女爲郎主妻、前日因妬忌、已殺之、又以荆王女爲妃、生一男一女、今已位爲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奕碁、言語犯之、郎主厲聲

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羅院、即宮掖間所囚也、內侍雄喝利者、又譖后有私于人、又出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廿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后族屬、為燕京官妻十餘人、竝賜死、故及瓜歐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皇因拘繫日急、又慮朝廷不測、乃絞衣成索、經梁間欲自盡、少帝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于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于

不如速死若
十政和間更
安也

異物

世為萬世罪人矣、監者知之、以湯飲帝、自此不能食者數日、雖便溺之往、帝亦從行、時賴監者阿計替寬容見勉、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晴明、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沸煎湯數次之間、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沉浮者病久不愈、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臥、帝憂、以不雲木

自煎泡木果浮于湯面如旋轉狀不止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遂無餘疾

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主歸天立

太子完顏亶爲君卽位改元**天眷**有赦或日春深草

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

宜北國命曰新皇帝卽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

父子更移往均州却令康王入均州卽日發行五國

城至均州又五百里路極艱惡是日約行六十餘里

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殆

謬傳康王信
以絕二帝之
想

不類人鬼火縱橫終無止宿地皆磽确或有水澤草

莽蔽野又有大林涉水而過舉足如行泥濘中又爲

瓦礫所損血流苦楚不能行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

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出皆成血次行

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

長鐫刻甚巧阿計替曰故老相傳此乃春秋時將軍

李牧祠不知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

瑩好如瑪瑙深百丈每漢盛則井泉枯竭胡盛則井

泉泛溢以土石投之則有聲如牛吼其水又能治病

異井

隨行之人各于腰下取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水甚
澄清飲之甘美二帝視神祝曰金主之威井水可卜
傳聞九弟已遭繫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
容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
意蓋爲中國不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于此祝謾
求之耳良久石像聞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
狀衆視之起立于室中其身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
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又行數日值日夕陰
曠霧氣遮障遂停于一小井市間或見數人皆彼土

人擊鼓揚兵仗旗執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
斷其首縛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索縛于牛項
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
拔刀劍互相鬪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
鈴擊鼓于前羅列血流滿地諸爲首者皆跪膝胡拜
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首于地復碎其肉
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于庭
上梁間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
弓矢在手跳躍笑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竝有三口

取器中血舉而頓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徑趨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與身復升庭循柱于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處人言數世祀神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血并肉作食以獻帝其餘衆啖之而去又數日方至均州帝與從行人移置泥地溼淖中居止因此大困

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

異事

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脯子啖即愈帝亦進上皇啖之味苦及下咽喉輒成瘡疾滿腹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殭倨死矣帝嗚咽不勝其慟阿計替勉帝可就此間埋藏問其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即護人已白官府乃引彼土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架尸于其傍用茶脯及野蔓焚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以木杖貫其尸曳棄坑中其尸

天所以酬微宗者至矣惜不令蔡京父子朱勔童貫

輩與之同穴耳

直下至坑底，帝止之不可，但躑躅于地，大哭而已。亦欲投坑中，左右曳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于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淨，力止之。帝究其日月，乃天眷三年三月六也。阿計替與衆人促帝回，甚速。帝哀悼，日夜不已。或日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郡侯可特與移往源昌州聽命。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爲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地，若去燕京甚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

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西南去，所行之路皆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閒花野草，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自東京至此，跋涉已數千里路矣。阿計替曰：賴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矣。又行五六日，達源昌州，入城見其邑甚壯，同知名赤黎喝，乃是阿骨打從兄弟也。引帝至庭下見之，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又聞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推恩，移汝在此，毋苦惱。命左右以杯酒，臠肉賜帝，同食于廡下。食畢，赤黎喝問

宣和遺事 卷一
帝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赤黎喝曰：汝但安心莫憂，乃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床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阿計替同宿。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召天水郡侯趙某于源昌州南行，至燕京，繇是抵鹿州、壽州、易州、平順州，所經行路皆榛荆大路，頗平易行。每州各有同知，間有遺帝衣服者，有饋帝飲食者，在處皆有之。或日至一路，傍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事之最靈，每遇貴人到此，必先于夕前報之。

異事

昨夜夢中，已得神報，言明日有天羅王自西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遣來路上，祇候其等，故以酒食獻。阿計替併帝受之，帝謂曰：神廟在何處？民指一山阜間，有屋三間，處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聲，若有三十餘人聲，衆人皆訝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狀，手所執劍，則鐵爲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又聞如三十人唱喏，廟無碑記，其人但稱將軍而已。阿計替曰：天羅王者，大王知之乎？帝謂不

知爲何意阿計替曰佛經曾有天羅神大王之身必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笑而行又一日在途望林麓間有火烟起及聞鐘聲計替曰此必寺宇也及入寺門見有石鐫二金剛竝拱手對立又見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盂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昌源州來要往燕京去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爲北國所執今往燕京見帝路經此地故來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

與衆人喫時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氣味身體如去重甲之狀及視茶器盡是白石爲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趨屏後求之則寂然一空舍惟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卽獻茶者是也衆人嗟歎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國必矣敢先爲大王賀自大王之北徙南行蓋有四祥一者

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與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時盛暑中、帝與隨行人已皆疲困、竝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死去、俄有數丈大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二小兒有朱篆可認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

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京若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次經過平順州、入城、屋甚雄壯、居民繁密、市井中貨易類燕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于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帝至驛中小室、亦有床褥几凳帳幕之屬、帝見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次歷州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各賜酒肉飲食、訖、止宿、則驛中也、或日行至平水鎮、去燕京只廿里、阿計替曰、來日至燕京矣、

異事

滅佛法之罪一至于此雖然奢淫已極縱使不滅佛法亦不能無禍也奢淫即佛法所禁也

是晚宿山寺中竝是房乃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屋共臥聞鄰舍僧語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况他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非歸之禍一僧曰想已及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死一僧曰已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寢隔礙不及而止僧又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一僧答曰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少帝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他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

馬足之報言訖更論廿年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不及記也時至雞鳴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寢聽之甚詳相約來日共究此事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若數十年無人迹至處遶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之外民則謂經兵火之後未有人居住也帝語阿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二事阿計替曰六十四卦名乃即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戒勿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至燕京時既入城門吏謂

燕京乃石晉所棄也而人心猶不忘宋足知夷德之不厭矣

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可先往見之于是帝與阿計替行數十街民皆聚觀或泣或問勞者甚衆始至元帥府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少答禮止之遂呼左右將他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閣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燕京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紫衣人曰今舉已降聖旨令

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彼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侯延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昌州宛轉近五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爲鄰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地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于室中二人同床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

戒以勿多言也
伐遼之時豈知今日有同床之雅

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廡校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同趙某竝免朝見，竝賜入鴻翼府監收。金人之鴻翼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竝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房，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免與

海濱侯云云
也
志中原消息

根究海濱侯居所，則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復見阿計替在彼中爲監守人。帝居一小室，或與僧闌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于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寧。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欲以河爲界，復歸大宋三京，乃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持縑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逾秋，自冬，逾冬，及

可矣
活字
惟

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

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天眷十年金國主令帝出寺于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婦一人問之亦重囚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有水火則隔門取給于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衽一一皆取于外且言得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床几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中夜無燈至冬深遞到絮三斤及垢衣五件云宮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過夜悲嘯不止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

天眷十一年是歲因郎主生日嘗賜酒肉于盛暑中亦有少賜輕絹數丈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于監人于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門又再遣至胡婦人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譖凡損廿餘人于是官司命徙帝居于城東玉田觀薪火之類竝令觀中請受之仍命監卒四人半壯半老主其出入飲食大槩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

有衣服亦少賜矣

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及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與金主卽兄弟也其妻在燕京亦爲郎主所侵應諸王妻竝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

天眷十五年郎主又殺淄王等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將軍駕攄盛服及內侍鐵立深祖竝典國如三人而已

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觀中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敝無復接續○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卽位改元貞元

貞元元年十月初三日又添監者至十八人牢圍監之

貞元二年亮徙帝入城中左解院使二人拘執如囚狀飲食頓麤惡其解院卽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

貞元三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治甲兵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爲完顏骨悉之妻每見

亮常戒之曰、毋事兵甲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况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以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復無一岐王乎、亮叱之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囚之、大臣無敢諫者、隨以鴆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兄平王孚、孚因事入諫、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廨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中也

可見檜與金
通信無間

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錮之甚密

貞元六年、亮又遺書與秦檜、又得檜書言韓世忠諸將皆死、亮乃酣飲、無復內外意、帝在右廨院拘囚、久

在溼淖、似有中溼之疾、○明年、改元正隆

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因改元于宋紹興廿六年正

隆二年三年、大敗夏師、夏主詣軍前納款、帝猶在右廨院、至正隆五年、命契丹海濱侯延禧、并天水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掬、時帝手足顛掉、不能擊掬、令左右督責習之

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于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爲擊掬，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旣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于馬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歲年六十，終馬足之禍也。是歲亮刷兵馬南征矣。

且說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幹離不軍營，爲虜帥留以爲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爲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于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幹離不心亦憚康王之爲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真是

龍離鐵網歸深海

鶴出金籠翔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爲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爲將取固

宣和遺事 卷一
予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
欽宗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
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無
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羣儉用事李邦彥輩持講和之
說以圖偷安目前正如寢于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
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焰薰灼則焦頭爛額而不可救
矣此二聖之所以蒙塵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羶
者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
專事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

黨類正邪安
得不辨但恨
正邪倒置耳

此乃後世永
鑒毋若宋人
然

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
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奈何幹離不退師之後廟
堂方爭立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
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彊弱與黨類之正邪粘罕已
陷太原幹離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議棄三關地之
便否尚持論于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
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誚也十一月幹離不已陷
真定復以康王來質為請康王不忍以賊遺君父毅
然請行欽宗謂康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

宣和遺事 卷一
爲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強我弱爲辭迫脅親
王略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
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辯明而衆軍已
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
爲姦臣所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畱審視國計康
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爲潛歸之計且說幹
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旣聞康王再使遣
數騎倍道催行康王單騎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
府君廟不覺困倦依堦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

異事

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道無馬奈何其人曰已備
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疋馬立
于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但見馬僵
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
一庄覺爲饑渴所逼奔入一村庄略求漿飲有一老
嫗出迎延入庄中老嫗徑出庄外久而方返因詢康
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略王曰吾爲商于磁相間因
爲金兵劫擄以至于此嫗曰官人非商旅也莫是官
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適又有四騎來追問

有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給之曰：已過此兩日矣。您追逐不及也。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嫗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于虜軍，吾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留守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相向而泣，別嫗而去。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

宗澤可任老嫗皆知之而高宗不知

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為割地使。聶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洎至衛州，衛人殺王洎。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康王與耿南仲連衛，揭榜召兵勤王，人心奮。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着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齋蠟，詔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入衛。康王捧詔鳴

咽軍民感動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
 磁州至王齡自潞州至梁楊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
 沂中皆已在麾下乙亥侯章齎蠟書至催發勤王兵
 章言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
 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
 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
 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降
 順又得萬餘人乙亥康王離相州使還馳報黃河未
 凍衆軍相顧驚愕康王密禱于天地河神行及子河

又生出一李
 邦彥來

渡報河水已合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壬午副元帥
 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直趨開
 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說欲阻其行澤領
 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開德揚聲
 大言元帥在中軍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兵
 援京師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
 八萬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略曰漢家之厄十
 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

爲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勉自河北竄歸以蠟書來進乃徽宗皇帝御札蓋是三月初三日徽宗行幸虜營親書九字于衣領上云便可卽真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桌召康王興兵以圖恢復曹勉得御札于何桌至四月末旬方達康王康王閱書慟哭哀不勝情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卽皇帝位然後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辭拒再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朔卽皇帝

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叙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赦青苗錢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應違法贓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辛卯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陞

此際天下倉然想望中興

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阻高宗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當欲手劔擊之命耿南仲安置南雄州又論主和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竄嶺南軍州建炎二年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去權府郝仲連力戰死于虜十二月虜分三道入寇粘罕自雲中拔河南幹離曷攻山東婁宿攻陝西○六月李綱入見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閒地綱既入見奏曰

胡說

之議命

折得倒惜執不定

相于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拜李綱爲相赴都堂治事綱首上十議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李綱又定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已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爲

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諭、卽爲金人有
矣、宜于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以宣德意、有能保
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因
薦張所爲河北招撫、王奕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涂秉哲、
吳玘、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傅、古、徐、大、鈞、皆
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汚辱六宮、捕繫宗室、
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爲
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

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竄張
邦昌、潭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僞罪、竄逐各有等差、○
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僞命之臣、潘良貴亦
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其
從實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自侍
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玘、莫儔、李回也、二
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
盧襄、李權、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
傅文、王紹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

士集議恐不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主之儀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巴上定爲叛臣之上真之嶺外其次者其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于僞楚及拜于庭下是也執政則馮澥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爲舍人臺諫則洪昌黎確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日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畱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巴上定爲叛臣之次于遠

小州軍編置羈管○詔宗澤畱守東京李綱薦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使僞楚爲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七月詔奉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居虜使于別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遷虜使于別館不知一二大臣于賊虜情款何其厚而于國家訐謨何其薄也○八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淚○九月累表請

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壘壁于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比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于度外表上不報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之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狡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爲狂張慤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哉三人

語塞○十一月粘罕欲併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圖遂遁而去○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高宗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念高宗下詔擇日還京

建炎三年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高宗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力主遷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屢沮撓之澤因憂鬱成病十月宗澤

此南渡結局
根本

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又厲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遺表猶贊高宗還京。○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城下兵往往去爲盜賊。○王倫使虜。與傅雱俱至粘罕軍前。爲其所留。○五月。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遣粘罕書。願比藩臣。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非疆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幣。爲

此疏甚透

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疆我弱。勢力不侔。若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爲其所給也。爲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命將治兵。裕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虛老歲月。爲虜所餌也。

胡寅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高宗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邊防軍政已累

呂老正人亦惡切直。何耶

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

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

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于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可不爲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爲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爲不可幸東南請駐襄鄧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珪亦抗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爲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九月謀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

彥黃潛善之請也

建炎二年春正月高宗幸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聞韓世忠守淮揚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初無遠略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言虜諜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爲執政言虜勢猖獗盍爲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答當時天長軍報

有事之日此
爲通弊可爲
永鑒

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胄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食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鏐至京口軍人以其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黃鏐方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季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矣後人有一詩道

門外飛塵諜未歸

安危大計類兒嬉

君王馬上呼船渡

丞相堂中食未知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高宗于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右諫議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行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

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有矣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七月命杜充畱守建康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祝叛降之惟通判楊邦義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十二月高宗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吾怎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于明州大捷建炎三年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

恐兀朮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三月虜歸過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于太湖，幾乎生獲兀朮。四月韓世忠邀虜于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實，伏兵邀擊，戰數合，詐敗。」兀朮輕兵來追，伏兵四起，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濟，願歸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鍛鐵爲長綆，貫以大鈎，每鏈一綆，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

此等策士反
爲胡用亦繇
南朝不能收
錄人才之故

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擊之，虜終不得濟，乃募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教虜於舟中載土，以手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蓬蓆，可不攻而自破。兀朮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金虜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牛臯邀擊大破之。兀朮屯六合，棄其輜重宵遁。岳飛時爲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

何消疑得

一言悉好檜
狀矣何以復
任之

捷岳飛靜安之捷牛臯安豐之捷吳玠和尚原之捷
殺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功自是中國之兵
勢復張矣紹興初賊臣秦檜依撻辣入寇用檜為參
謀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虜軍之監已者然
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
與檜厚善力薦其忠乃引對檜言若要天下無事須
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非人也
將安歸乎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
高宗無復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

夫甘心臣虜心繫於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
戴天之仇矣世之論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
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偷安平日
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為虜用間誤之
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
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
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故劉後村有詠史詩一
首云

炎紹諸賢慮未精

今追遺恨尚難平





